

俄國革命運動史

第一卷

第一期 農民與勞働者之盲動的叛亂時代與資大產階

級智識階級之覺醒時代

——十八世紀之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紀之二十年代——

第一章 俄羅斯革命之必然性

一 俄國革命之起因

俄羅斯帝國何以滅亡？俄羅斯革命何以爆發？這雖是平凡的疑問，然而曾以強大誇耀於世界的俄羅斯帝國，曾以絕大的武力威脅過全世界的俄羅斯帝國，曾徹底的實行專制的君主國，那樣頑強的聳立於世界的龐大的俄羅斯帝國，突然由革命之一轉變，幾欲實現

世界民主的先進國所夢想不到的嶄新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國家，一躍而爲世界的先驅，使全世界各國都爲之啞然吃驚的俄羅斯，我們當觀察這樣的俄羅斯，不期然而然的在我們胸中會發生出『俄羅斯革命何以會起來？』的奇妙的疑問。

當距今十餘年前即歐戰勃發的當時，誰能想像得到在俄羅斯曾實現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基礎於無產階級獨裁主義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居然會把曾經被歐洲文明征服了一切的俄羅斯帝國根本傾覆的事，那時候誰能想到十年前的俄羅斯帝國，曾經與德意志的強力的軍國主義相搏戰，使世界的戰術家，握着手汗，等着看最後的勝利是俄國還是德國。這樣以強大堅固誇耀於世界的俄羅斯帝國，只過了三年工夫，好像大廈被炸藥破壞了的樣子，一下便被根本破壞了的事，十年前誰可以想像得到事實上當一九一七年二月的第一次革命傳聞於世界時，多數的有識者對此突然的驚人的報告，幾乎不敢相信，或者有些人以爲是從歐洲大戰引起的一時的副產物，並且判斷說不久俄國的形勢，一定會逆轉的。

從前批評俄羅斯的人，普通總加上『不可思議之國』、『謎之國』等的慣語。但是現在對於經驗過革命的苦痛的俄羅斯，再用這樣時代錯誤的淺薄的批評是不行了。我們現在對於俄羅斯大革命所成的激烈的破壞，非再加以較合理的說明不可了。然則俄羅斯革命的合理的理由是什麼？俄羅斯革命為什麼會起來？

平素非常健康，以沒有用過一次醫藥自豪的強壯者，一下得病，不管他平常的健康突然暴死的事實，是我們常見的。但這樣頑強的健康所有者，被病魔侵襲的動機，與對病魔失其抵抗力而暴死的徑路，若以深刻的注意去解剖其屍體，一定能發現出意外的很合理的道理。

發生於俄國的革命，雖然看起來像不可思議的現象，但你只要把俄國的歷史，從內部仔細去分析一下，定能在那裏發現出相當合理的理由。而關於俄羅斯的一切謎，一切不可思議，當找出合理的理由，漸漸引入於光明的路上時，當然是要消滅的。

二 舊俄羅斯帝國的三大禍根

對於俄羅斯何以有革命起來，這個看去似乎很平凡，然而很老實的疑問，我們可以毫不躊躇的這樣答覆，就是：『舊俄羅斯帝國，表面上雖然似乎是頑強健康的，其實却是一個長久帶病危在旦夕的大病國。』實在的，舊俄羅斯帝國確是一個大病國，其病狀在十七世紀初期已經現出來了。從這時代俄羅斯的社會狀態，馬上開始動搖，俄羅斯的社會運動，遂顯著的帶了革命的色彩。即俄羅斯大帝國，已經從三百年前就感冒了革命熱。其瀕於死境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了。知道這種消息的人，一定會想着俄羅斯帝國的運命能延長到二十世紀初頭，是意想不到的奇蹟。從而可以說到一九一七年舊俄羅斯帝國之死滅，乃已經到了當然要死滅的時期，決不是由於某種突發的疾病所致。

本來俄羅斯帝國在他的體質上具有着容易感受革命熱的素質。你只要看一下俄羅斯帝國建國以來的歷史就會明白。據俄國的歷史，距今一千餘年前，即建國當時的俄羅斯人，似乎是生活於極自由的極民主的社會組織之下的。本來不是游牧民族，而爲酷愛土地的農業民族之俄羅斯人，總是愛和平的，比較其周圍的游牧民族在文化程度上，是很進步

的民族。特別能使人驚異的就是從那時代，他們已經有『烏普西齊那』（地方自治村）的組織，爲會合各自治村之代表者，而討論共同的問題，有稱爲『齊維埃』（議會）的會議機關。到『齊維埃』的自治村代表，由各村農民選舉。然後由幾個『烏普西齊那』聯合而成『渥羅齊那』（自治羣）。

稱爲世界唯一的君主專制國的俄羅斯帝國之搖籃，就是這樣一個自由鄉。生長在這種自由鄉中的俄羅斯人，其尊重自由心的熾烈，簡直應當認爲是當然的事。由此俄羅斯人漸漸形成其特殊的國民性，正像猶太人慕上帝的加奈恩地方一樣，他們慕着多奈波河奈的自由鄉。那就是他們對自由象徵的『烏普西齊那』的仰望，此種仰望就是使俄羅斯帝國病弱的一個主因。

太古的俄羅斯人得和平的幸福的，生活於『烏普西齊那』之自由鄉中，但是他們常常脅迫於隣近游牧民族的襲擊，其和平與幸福，遂被破壞。而且慣於和平與自由的俄羅斯人，用以與野蠻的游牧民族相抵抗，當然是太弱的了。於是他們的聯合『齊維埃』就決議

派代表到其隣近民族瓦里亞格地方招聘他們的英雄。願在他們的指揮之下，與蠻民的襲來者決戰。俄羅斯的代表到瓦里亞格人那裏，卑辭厚幣的請求說，『我們的土地廣大，天產豐富，務請君臨我土地，統治我人民。』答應了這種請求而君臨俄羅斯的，就是留里克。西奈敖斯，多爾敖爾的兄弟三人。留里克在腦夫戈維德市統治斯拉夫人。西奈敖斯在比來敖西爾市統治芬蘭人。多爾敖爾在伊士堡斯克市統治斯拉夫人。不久西奈敖斯與多爾敖爾皆死去。留里克遂兼而統治既死二兄弟的疆土。從這時候起，留里克的廣大疆土，纔稱為『羅斯』。俄羅斯的國名就是從這羅斯傳流下來的。

這樣俄羅斯人迎異民族人為君主，把和平的自由鄉之『烏普西齊那』弄成不自由的帝國，而與隣近民族開始戰爭，就是俄羅斯帝國滅亡的第二要因。從這時代起俄羅斯人放下鋤頭，拿起兵器，於此遂不得不死於自由而生於服從一邊。俄羅斯的君主知道，為統治俄羅斯的障礙者，必是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於是對人民更強要其服從，而束縛其自由。在俄羅斯的自由與束縛，壓迫與反抗的鬥爭，即胚胎於這個時期。

俄羅斯人由帝制的鐵鎖束縛到要裂膚的樣子，壓迫到要窒斃的程度。而俄羅斯皇帝還不以此爲滿足，將此束縛與壓迫更神聖化，更加以權威，於是製作出宗教的背景。把希臘正教定爲俄羅斯的國教，使全體人民信仰，就是這個道理。

希臘正教亦基督教之一派，對於羅馬加特利克教之西方教會的稱呼，希臘正教就稱爲東方教會。此教之輸入俄國，即在其建國後不久，即九八七年左右，把此教從希臘輸入於俄國者爲烏拉濟密爾皇帝。他想着把當時先進文明國的希臘的宗教輸入於俄國，對於國際關係上自然是好。即對於對外貿易以至對內關係都是很便利的。於是就不管信教自由，遂下命令，強制的使全國人民，受了希臘正教的洗禮。從此希臘正教遂成了俄羅斯的國教。聰明的烏拉濟密爾帝看破了統御理性的頑強的並且不學的自由主義的俄羅斯人只有拿宗教的信念去培植人心。

依基督正教的教義，皇帝爲上帝所佑護，即上帝爲統治人們而遣的代表官。皇帝的命令即神的命令。皇帝的命令，發於神之不可測知的攝理之下，國民應當以敬虔和謙讓之心。

無條件的聽從皇帝的命令。這樣的完全政教一致之神統政治的精神，便是基督正教了。

正教的會堂遍於各處，從都市以至山間的小村落，都有金色的十字架在那裏輝映着。只看這種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可見其已經收了很滿足的效果。即一方面官憲拿着劍與鞭，他方面僧侶拿着聖經與十字架，來統治對於實際問題無知識的俄羅斯人。此後雖幾經變更皇帝，改易王統，但是烏拉濟密爾帝的國民統治法，則一直連綿到革命當時，從未改易過。

這樣渴望着自由的俄羅斯人，在專制政權的壓迫之外，又極度的受着都克馬太克教的強大的二重束縛。從此除被剝奪了行動的自由外，更被禁錮了思想信仰之自由，結果遂只有遭遇着求麵包而得石塊，求魚得鯁的結果。俄羅斯人之革命熱，俄羅斯帝國之禍根，應當說已經種於此時了。

三 慘酷的運命

舊俄羅斯帝國，感受革命之熱狂，並且斃於革命的熱狂之根本原因，如上所述，第一由

於其特殊的國民性第二由於特殊的國體第三由於特殊的教權。

自然從來無論何國的革命，多發生於此三種原因。任何國家的社會革命都非先考察其國民通性，其愛自由之強度，其國家組織是否與國民所慕的自由相背馳，以及其宗教是否束縛國民的自由主義的傾向，方能理解其革命之性質。革命之發動，至少在現在以前所有的革命之發動，可以說是由於國體與宗教對於其國民性，爲時代錯誤而狹隘的原因。例如法國革命，與俄羅斯革命之異點，即判分於兩國的國民性，國體與教權之殊特性。即在俄羅斯有俄羅斯的特殊國民性。此特殊的國民性爲打破特殊的國體與教權，而實現了特殊的俄羅斯革命。但是此三者，在俄國是如何慘酷及如何爲運命的惡作劇配合着，是很值得注意的。

俄羅斯人原來是富於革命性的。有極易「赤化」的國民性，已如上述。但是「赤化」的名辭，或者會有許多語病。在我的意思，以爲是指欲從舊的制度，束縛與規則，環境脫出，而走入新的制度，束縛，規則與環境的社會思想。即人類在社會生活的範圍中，欲獲得較多的

可能的自由的努力。更約言之，即向社會與個人之解放的進路。所以我現在仍舊用一般人已經慣用的簡語『赤化』。

若『赤化』的名辭可以照這樣的解釋，那麼俄羅斯人，由其國民性看去，至少是富有『赤化』傾向的國民，這是可以斷言的。從而可以說俄羅斯帝國，具有漸次『赤化』，當斃於革命病的遺傳病根。

你們倘使一踏俄羅斯的土地，親自與俄羅斯人接觸時，俄羅斯人之宇宙的，奔放不羈的，並且極端自由的性格，馬上會深刻的顯明的在你腦裏留下一種印象。並由此奔放不羈的自由性格之印象，你們又可以得到『俄羅斯人是慾望之權化者，是生來的宇宙主義者』的結論。我是相信的，確實俄羅斯人是具有不可治愈的無限的宇宙的慾望的民族。假使『慾望』這用語不大適當，我實在可以修正為『強烈的宇宙的衝動』。

總之俄羅斯人是強烈的衝動或無限的慾望之所有者。是對什麼都感不着滿足。對什麼都不願受妥協的頑強者。但是我們若將俄羅斯人之強烈的衝動與無限的慾望分析起

來可以知道他的本源，就是個人的自由，解放與豐滿的希求。而此種希求，纔正是赤化丁舊俄羅斯帝國，亦引起革命的最大原動力。

俄羅斯所以感冒革命熱的第二要因，即其國家組織。舊俄羅斯帝國的國家組織，不消說是君主專制政體。這是誰也知道的。其專制君主之意志是沒有限制的絕對權力。如這樣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在任何民族間，決不會受歡迎的。但是却偏要給與了賦有先天赤化性的俄羅斯人，給與對於奔放不羈的自由希求特別強烈的俄羅斯人。在這樣的俄羅斯的專制君主任意用其絕對的權力支配役使其國民如馴羊，這是如何慘酷的運命呀！

差不多專制君主政體必然附隨的東西，就是地主，官僚與職業的軍人等所謂支配階級的橫暴。在俄羅斯這樣支配階級是特別利害，地主的使役農奴，官僚的受賄，軍人的橫暴，是如何強烈的虐待被支配階級之農民，兵士，工人，後邊當舉實例以證明。總之上述的俄羅斯的特殊國民性，政體與教權，在舊俄羅斯帝國是具着最可怕的運命的三大病根。是千真萬確的。

四 殘忍的農民制度

赤化的國民性，君主專制政體，與專制的教權——因此判定舊俄羅斯運命的三大禍根。白俄羅斯建國以來，皇帝，僧侶，地主，官僚，與職業的軍人等的支配階級與農民，兵士，工人等的被支配階級中間，常有不斷的軋轢與鬥爭。此軋轢與鬥爭的結果，發生於俄羅斯帝國之體內者，就是農奴制度的可怕的疾癘。在俄羅斯支配階級與被支配階級之爭鬥，爲了欲除去此種疾癘，遂更激發起來，漸漸帶了革命運動的性質。即俄國革命運動起來的遠因，就是前述的三大禍根，而其直接的動機，則爲農奴制度。

農奴制度就像羅馬人之使役奴隸，美國人之使役黑人的樣子賦予俄羅斯的地主以虐使其佃戶的農民的權利的制度。

此種野蠻殘酷而不合理的制度，從十四世紀起，表現於俄羅斯農民中間一直到一八六一年，使俄國農民差不多受了四百餘年的苦痛。此種制度成爲極殘虐的奴隸制度，始於十六世紀的末期，其基里羅夫，配魯柴爾斯基修道院附屬村落的比較富裕的農民，於一千

五百維齊的耕地中竟有一千零七十五維齊，都要從修道院借上種子來種。當時的農民受虐待到如此的程度。並且因為家畜糧食的價錢騰貴的緣故，農民對於地主應付的前借金或違約罰金之額，都自然增加。十年間居住於地主的土地，即前借金較少的農民，當要離開其土地時，差不多都要負三百盧布（據克留柴夫斯基教授的計算）以上的債。

農民差不多不能還付此項債務而得其自由。所以結果多數農民因為此項債務，被束縛其自由，最後弄到非賣自己的身體不行的地步，即不得不從某地主轉換於其他比較有利的，租稅較少的修道院之所有地，或離開舊地主，而轉於由政府受了降低其新墾地的租稅的新地主，或從窮的地主轉於富的地主的地方。但此種轉換並不能說可以得到自由，仍舊不過是奴隸生活之遷移。

地主很不堪於農民這樣的隨意出入，隨意易主。在農奴的新受主方面，也感着非拿重金買收農民不可的不便。就在被走了農奴的地主方面也因為自己的農奴減少，不足供土地耕作上的需要，從而在收入上受莫大之影響。於此貪慾的小地主們，就開始向政府運動，

制定禁止買賣農奴，農奴無論如何不準從他的地主離開的法律。

這種運動竟成功了。一五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頒下法令，凡在至一五九七年九月一日止的五年內，從地主前逃走的一切農民，應連同其家族財產一同回到舊主人那裏。此種法令可以適用於過去的五年間，即把一五九二年的法令變為有效的了。由此種法令製成了戶籍登記簿，將各地主使用的農民皆登錄於此。蓋因農民易主問題的糾紛，認為有這種必要。其後又在一六〇七年三月九日頒下關於農奴的新法令。此項法令就是，一五九二年之戶籍簿上十五年間所登錄的農民，皆禁止從其地主離開，加之政府對於逃走的農民命令其回轉於舊主人時，應當於賠償其主人因逃走所受之損失以外，更繳納一百盧布以上的罰金。從此農民遂完全變為地主的奴隸。此後又於一六四九年頒布了亞歷克賽·密哈魯維齊帝的法令，就是禁止農民在都市經營企業及商業。一六八九年的法令，又禁令雖既得自由的農民，亦不得認其為自由民，農民應永久為農民。一七一八年十一月廿六日的法令，又加課農民以人口稅，為此復行農民的戶口調查。一七四二年又廢止了農民徵兵令，由

此閉塞了農民脫離苦境的唯一途徑。一七四七年給了地主以可使自己的農民代從兵役的權利。一七六〇年又給地主以把農奴移民於西伯利亞的權利。一七六五年又給地主以可使農奴入獄的權利。一七六七年又禁止了農奴向地主提出請願書。一九二九年又發命令於各地主不要一切遊民服從兵役，或都登錄爲地主的農奴。從此農奴之數，遂顯著的增加起來。

一七八三年三月三日之法律，使農奴制度擴張至小俄羅斯。一七九六年的法律，農奴制度又波及於埃加太利諾斯拉夫，敖斯克賴桑斯克杜里茲，高加索，多昂等地方。

如是俄羅斯遂完成了殘酷的農奴制之蠻風，各地主對其農奴有生殺予奪之全權，得自由的任意的虐待之。

第二章 農民之盲目的叛亂

一 革命運動最初的烽火

概觀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間，其革命運動的進程（階級鬥爭的進程）從事件方面縱的觀察去，有農民對地主，國民對主權者，勞動者對資本家，兵卒對職業的軍人，平民對貴族，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軋轢，從時間的，歷史的橫的觀察，其發展的普通程序，首為農民的革命運動，次為智識階級的革命運動，次為勞動者的革命運動。

在俄羅斯也是革命運動之最初的烽火，先由農民對地主爆發開。特別像俄羅斯這樣的農業，即農民占其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國家，幾乎可以說農民就是國民。在產業未興的時代，在俄羅斯除了農民以外，再沒可以稱為國民的。此種無自覺的農民之最初的革命運動，完全是基礎於實際生活之感覺而起的。並不是以反抗皇帝奪回政權為目的。僅不過是對於直接壓迫者的地主的政治乃至經濟的反抗。沒有理知的覺醒的農民，並不知道地主

橫暴的深的根源，棄却其重要原因，只想除去其結果的直接的壓迫者。最初的農民革命運動，必然有此種傾向，特別在農奴制度的俄羅斯，此種傾向更爲明瞭。

俄羅斯的盲目的農民革命運動，始於十六世紀。那時由農奴制度束縛於土地的農民，爲脫離地主的壓迫，陸續逃亡於人跡稀少的烏克蘭（即小俄羅斯）地方。南方的哥薩克，亦鑑於農民的傾向，遂左袒於得名僞皇帝都米多利，期脫離地主的羈絆。僞皇帝都米多利，遂應農民與哥薩克的要求，發了廢止農奴制度，對逃走農民給與自由解放的命令。

僞皇帝都米多利不久倒於出身商人階級的貴族之陰謀後，俄羅斯遂又入於混沌時代。農民在到處起了叛亂與地主格鬥。逃走農奴之一人保羅多尼考夫鼓動起來的農民叛亂，不過算其中的一例罷了！

不久，保羅多尼考夫被瓦西里·雪意斯基皇帝的軍隊擊敗後，哥薩克與農民叛亂者，又集於另一僞皇帝都米多利的旗幟下。此僞都米多利，發跡於接近莫斯科的一個叫道新的小村，又有道新的盜賊的綽號。對中央政府繼續二年叛亂。